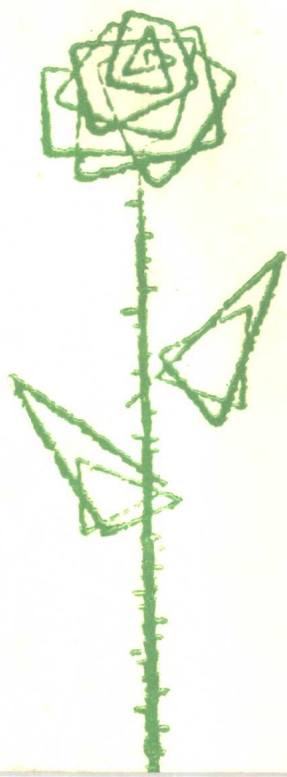


上册

庐隐选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上册

庐隐选集

钱虹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庐 隐 选 集

(上)

钱 虹 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9.75印张 4插页 442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80

书号：10173·660 定价：3.3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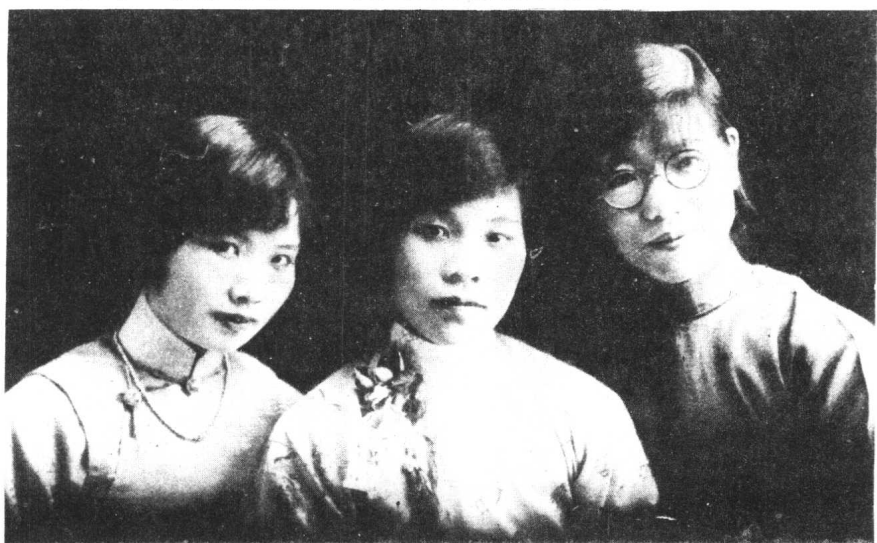
庐 隱像



庐 隐像

郭梦良像（庐隐的丈夫，文学研究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一九二五年病逝于上海）

庐隐与女高师的同窗好友，一九二九年摄于北京。左为“四公子”之一的程俊英（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室教授），右为罗静轩（一九七九年病故于上海）。





庐隐与李唯建



庐隐一家合影。右为大女儿郭薇萱，中为李唯建（一九三〇年与庐隐东渡日本结为伉俪，一九七九年病逝于成都），庐隐怀中为小女儿李瀛仙（现名李恕先）。

上海工部局女中教员合影，前排右起第二人为庐隐，
后排右第二人起为李辉群（刘大杰夫人）。



庐隐一九三四年致
《人间世》编辑亲笔信

李唯建君
一頓直吸手袋亦好原照
用食印留 貴社如有不
可 幸勿中斷再修
撰步
人間世編輯部
吳之

庐隐一九二九年致李唯建亲笔信

唯建君
... (The text in this section is extremely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appearing as a series of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characters.) ...

庐 隐 论

茅 盾

—

人们正在回忆着十五年前的“五四”，人们忽又听说女作家庐隐女士病死在医院里。

这是一个“偶然”。然而庐隐之所以成其为庐隐，却不是“偶然”的；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正象“五四”是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经济的“产儿”一样，庐隐，她是资产阶级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发展到某一阶段，便停滞了，向后退了；庐隐，她的“发展”也是到了某一阶段就停滞。我们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可是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这些青年，是“五四”时期的“时代儿”，庐隐，她带着他们从《海滨故人》到《曼丽》，到《玫瑰的刺》，到《女人的心》，首尾有十三四年之久！在这里，我们就意味着我们所谓“庐隐的停滞”。而因为时代是向前了，所以这“停滞”客观上

就成为“后退”，虽然庐隐主观上是挣扎着要向前“追求”的。

“我的不安于现在，可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庐隐，她在《玫瑰的刺》里这样说。可是她对于“现在”的认识却很模糊，她在《亡命》里说，“在我心里最大的痛苦，是我猜不透人类的心；我所想望的光明，永远只是我自己的想望，不能在第二个人心里掘出和我同样的想望。”这永远是庐隐“自己的想望”，庐隐她不曾明白表现在作品中；也许那篇寓言体的《地上的乐园》就是她的“想望”的象征，然而那只是一篇美丽的空想的“诗”，而且是“神秘”的“诗”。

读了那篇《地上的乐园》，人们会觉得在这里就伏着庐隐作品中“苦闷人生”的根，也会觉得就在这里也伏着庐隐“发展停滞”的根！

二

庐隐的第一短篇小说集是《海滨故人》。这集子里共收小说十四篇，大约是民国十年到十三年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一时期，正是所谓“五四”的全盛时代。庐隐那时正在“五四”运动的中心——北平，她还在女高师读书。“五四”初期的“学生会时代”，庐隐是一个活动分子。她向“文艺的园地”跨进第一步的时候，她是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的，《海滨故人》集子里前头的七个短篇小说就表示了那时的庐隐很注意题材的社会意义。她在自身以外的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找题材。

我们读了庐隐的全部著作，总觉得她的题材的范围很仄狭；她给我们看的，只不过是她自己，她的爱人，她的朋友，——她的作品带着很浓厚的自叙传的性质。但是我们却不能忘记短篇集《海滨故人》中间有七篇是例外。这七篇是她的初期作品，是同

在一个时期内写下来的。那时候，庐隐是朝着客观的写实主义走。例如《一封信》写农民的女儿怎样被土财主巧夺为妾，以至惨死；《两个小学生》写军阀政府攻打请愿的小学生；《灵魂可以卖么？》写纱厂女工；《余泪》写一个真正为“和平”而殉道的女教士；即如《月下的回忆》虽然只能说是一篇小品，但作者很沉痛地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怎样用他们的“帝国教育”来麻醉大连的中国儿童，用吗啡来毒害大连的中国成人。是的，那时候向“文艺的园地”跨进第一步的庐隐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虽然这几篇在思想上和技术上都还幼稚，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这几篇，虽然幼稚，但证明了庐隐如果继续向此路努力不会没有进步。《两个小学生》就很使人感动。我们看了这两位请愿受伤的小英雄的故事，我们明明白白看到那时候教育界的“正人君子”所谓“小学生无知盲从，受人利用”那些话，是怎样的卑劣无耻，替军阀政府辩护，我们看了这两位小英雄的坚决勇敢，我们忍不住要大叫一声：敬礼！

但是此后，跟着“五四”运动的落潮，庐隐也改变了方向。从《或人的悲哀》（短篇集《海滨故人》的第八篇）起到最近，庐隐所写的长短篇小说，在数量上十倍二十倍于她最初期诸作，然而她告诉我们的，只是一句话：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悲观苦闷。《或人的悲哀》中的主人公亚侠说：“我心彷徨得很呵！往哪条路上去呢？……我还是游戏人间罢！”（《海滨故人》页七四）《丽石的日记》中的主人公丽石，《彷徨》的主人公秋心，《海滨故人》中的主人公露沙，可说都是亚侠的化身，也就是庐隐她自己的“现身说法”。自然，我们也承认这一串的“现身说法”也有其社会的意义。因为这也反映着“五四”时代觉悟的女子——从狭的笼里初出来的一部分女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然而我们很替

庐隐可惜，因为她的作品就在这一点上停滞。

因为大约十年以后庐隐她写《归雁》和《女人之心》这两个中篇，她并没给我们什么新的，她这两个中篇依然是《海滨故人》的“继续”。虽然《海滨故人》中的主人公露沙的苦闷彷徨和《归雁》中的“我”，《女人的心》中的素璞，稍有程度上的不同，然而本质上是一样的，尤其是这三位女主角都是幻想很旺，非常 sentimental，有一颗“禁不起挑拨的心”！

三

《曼丽》是庐隐的第二短篇小说集。这本集子上有庐隐的短短的自序，告诉我们，这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以前四五个月里写的十八篇，是在她“从颓唐中振起的作品，是闪烁着劫后的余焰”。

一九二七年是民国十六年，离开《海滨故人》集的“问世”已经有三年之久了。这三年中间，庐隐大概没有什么“出产”。而不生产的原因大概是庐隐生活上的“伤痕”（她的爱人郭梦良死了）使她一时“颓唐”起来。

《曼丽》集所收的十八篇，一小半是小品文；题作集名的那篇《曼丽》也不是结构谨严的短篇小说。在庐隐的全部著作中，这《曼丽》集算不得怎样重要。但是要想知道庐隐“发展”的过程，这《曼丽》集很给了我们一些消息。这集子上有瞿菊农的一篇序；他说：“这本小说集与《海滨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内容说，《曼丽》的取材，范围要比《海滨故人》宽些，例如《房东》一篇，《海滨故人》集子就不会有。《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要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热烈的感情，对于人生的感觉是直接

的，在这本集子里，所表现的感情是很深挚的，对于人生的感觉，似乎比较深切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练工夫。我并不是对这两本集子，有所抑扬，只觉得两本的内容的确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来作者生活上有变动，从前是春夏之气，现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我们对于瞿先生的意见有同感。《曼丽》集和《海滨故人》集内容不一样。但是瞿先生着眼在这两本集子里感情表现的方式，我们则着眼在这两本集子里的题材。一位作家在某一时期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他所处理的题材中也可以部分地看出来。《曼丽》集中除了几篇小品而外，大多数表示了作者颇想脱落那《或人的悲哀》以来那件幻想的Sentimental的花衫，而企图从新估定人生的价值。于是在《时代的牺牲者》，在《一幕》，在《憔悴梨花》，这几篇里，庐隐把婚姻问题和男女问题不当作单纯的恋爱问题而当作社会问题提了出来。在《风欺雪虐》和《曼丽》中，庐隐给我们看“恋爱失败后转入革命的女子”，以及大革命时代一个女子的幻想和失望。在《房东》里，庐隐怀疑了近代的“都市文明”，感染起“怀乡病”来。这些，都是《海滨故人》集子里没有的。这些，虽然观察的并不深刻，意识也不大正确，可是这些到底表示了作者颇想从她自己的“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里走出来。

这是庐隐第二次的“转向”。促成她这一转的，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她这一转动，虽然微弱到几乎不惹人注意，然而在她的“创作生活”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波澜。

四

庐隐她只在她那“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门口探头一望，就又缩

回去了。以后，她就不曾再打定主意想要出来，她至多不过在门缝里张望一眼。以后三四年中间，她的作品的生产量比前两期多了，可是内容还只有那么一点。

我们拿《灵海潮汐》和《玫瑰的刺》这两本短篇集来看罢，我们实在说不出这两本后出的短篇集和十年前出世的《海滨故人》的后半部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亚侠或是丽石，或是露沙，换了一身打扮，在《灵海潮汐》和《玫瑰的刺》里出现，打扮虽然不同，可是我们认得她们是十年前的亚侠她们呀！十年的颠沛生活使得她们的一个“化身”（《胜利以后》的沁芝，见《灵海潮汐》集）说：“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而今总算都得了胜利，而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自慰的念头一打消，人生还有什么趣味？从前以为只要得一个有爱情的伴侣，便可以废我们理想的生活，现在尝试的结果，一切都不能避免事实的支配，超越人间的乐趣，只有在星月皎洁的深夜，偶尔与花魂相聚，觉得自身已徜徉四空，优游于天地之间。”（《灵海潮汐》页七）这不是《海滨故人》里那种“爆发式的感情”了，但这正是“爆发式的感情”必不可免的辩证法的发展。亚侠她们为了“找求人生意义”而苦闷，（虽然她们终于“找得”了人生的意义只是恋爱，）但沁芝她们却因为“发见了”人生终究“无意义”而悲哀。十年的时光不是没有痕迹的，亚侠她们老了！

即使在处理“恋爱问题”的时候，庐隐也更加显明地为“精神恋爱”说教了。《父亲》写了一个儿子对于和他一般年纪的庶母的爱恋，这爱恋是“精神的”。《恋史》也是这么一种色调。中篇《归雁》也不是例外。虽则《归雁》里的心理描写比较复杂得多，但主人公的故意“放浪”要使她的恋人灰心，这一“手段”出发的根源，还是为的她主张“精神恋爱”而对方则不愿，

于是乎主人公不得不用这样的“苦肉计”以求“保全”她所爱的人，免得她一天一天消沉颓唐起来。

《女人的心》的主人公素璞似乎比《归雁》中的主人公“现实”一些，然而她那最后的办法也正和《归雁》里主人公最后的“手段”有点“异曲同工”。《树荫下》的主人公沙冷说：“我是一个最脆弱的人……然而我尊重情感的伟大，它是超出宇宙一切的束缚的，——然而我一面又反抗感情的命令，我俯首生活于不自然的规律下，……行云，你知道我平生最大的苦闷，就是生活于这不可调解的矛盾中啊！”（《玫瑰的刺》页二五一）这一句话，就说尽了庐隐作品中所有的重要人物的性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我们并不一定要反对一位作家描写了这样的“人物”，然而庐隐给我们看的，未免太多了，多到使我们不能不厌倦。

五

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她的前期的作品，（包括短篇集《海滨故人》及《曼丽》）结构比较散漫；《海滨故人》那样长的短篇作品，故事的结构颇觉杂乱，人物很多，忽而讲到这个，忽而又讲到那个，“控制”不得其法。她的后期的作品如《归雁》和《女人的心》就进步得多了。并且前期作品内那些过多的“词藻”也没有了。

庐隐未尝以“小品文”出名。可是在我看来，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锋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那篇“散记”式的《玫瑰的刺》也是清丽可爱的。今年的文坛大有小品文“值年”的神气，然而庐隐却在此时死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

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又天真又严肃的态度在她的小说中也是一贯，这是她叫人敬重的一点。）现在我们引她那篇《醉后》里的几句话收束这篇短论罢：

“我是世界上最怯弱的一个，我虽然硬着头皮说：‘我的泪泉干了，再不愿向人间流一滴半滴眼泪，’因此我曾博得‘英雄’的称许，在那强振作的当儿，何尝不是气概轩昂……”

“我静静在那里忏悔。我的怯弱，为什么总打不破小我的关头。我记得，我曾想象我是‘英雄’的气概，手里拿着明晃晃的雌雄剑，独自站在喜马拉雅的高峰上，傲然的下视人寰。仿佛说：我是为一切的不平，而牺牲我自己的，我是为一切的罪恶，而挥舞我的双剑的呵！‘英雄’，伟大的英雄，这是多么可崇拜的，又是多么可欣慰的呢！”

“但是怯弱的人们，是经不起撩拨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

（原载《文学》一九三四年七月第三卷，第一号，署名未明）

《庐隐选集》序

丁 景 唐

现在中年以下的读者，对于女作家庐隐大都是陌生的了。然而，在五四时期，庐隐是一位引人瞩目的女作家，是我国著名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成立时参加成立大会的唯一女性。当时她叫黄英，是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第一届的学生。她跻身于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耿济之、孙伏园、瞿世英等一批文坛名士之间。在群星璀璨的五四新文坛上，她是一颗光彩耀人的新星。在当时一些读者心目中，庐隐和冰心是齐名的。庐隐之所以为今天的读者所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的早逝。一九三四年，三十六岁的庐隐因难产而离开了人间。一九八四年是她逝世五十周年。

过早的逝世，使庐隐的艺术才华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十多年的勤奋笔耕，已使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痕迹。她平生著有数量相当可观的短篇和中、长篇小说，以及不少散文、诗、剧本和译论文章等。如果不是死神过早地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她是很有可能进入那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之列的。

庐隐是生于五四时代的。她参加过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新文化影响下，她是以向往自

由、平等，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的姿态进入文坛的。她在学校内曾组织文学活动、编辑刊物，并开始写作。一九二一年，经过福建同乡郑振铎的介绍，庐隐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一九二五年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出版了，以后不断出版新作：《曼丽》（散文、短篇小说集。一九二八年）、《归雁》（中篇小说。一九三〇年）、《灵海潮汐》（散文、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一年）、《云鸥情书集》（与李唯建合著。一九三一年）、《玫瑰的刺》（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三年）、《女人的心》（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象牙戒指》（长篇小说。一九三四年）、《庐隐自传》（一九三四年）、《东京小品》（散文、短篇小说、杂文合集。一九三五年）、《火焰》（长篇小说。一九三六年）等。后边的几部，是在庐隐逝世后才出版的。茅盾用“未明”笔名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文学》第三卷第一号上发表过一篇著名的《庐隐论》，堪称力作。但由于茅盾执笔时尚未能看到庐隐逝世后出版的几本集子，因此对庐隐后期的创作思想自然无法论及。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庐隐的作品已经成为文学遗产，不仅值得鉴赏，而且还有不少课题有待于研究者的探索。

庐隐的作品，主要反映了包括她自己在内的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忧郁、徘徊和追求。正如茅盾在《庐隐论》中所分析的，“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她是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而庐隐之反映“五四”时代，又有她独具个性的表现方式：直率、哀婉、~~缠绵~~中又带有矜持。在作品的艺术结构和表现（包括文字运用）上，由于庐隐有较高的中国古典诗词和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因此，~~庐隐的创作是具有民族色彩的~~，读来是亲切的。她的作品曾经在~~三十年代~~赢得了相当